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稳如蜂鸟

HENRY MILLER

亨利·米勒全集

2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稳如蜂鸟

HENRY MILLER

亨利·米勒全集

24

[美] 亨利·米勒 / 著

陆 薇 / 译
陈永国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目 录

稳如蜂鸟	(1)
译 序	(3)
序	(7)
人类的时刻	(11)
土地的儿女	(22)
芝麻，开门！	(34)
品钦——愤怒与光明之人	(41)
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53)
致大众的一封公开信	(58)
初 恋	(63)
每当我想掏枪的时候	(68)
求 索	(90)
致小刊物的一封公开信	(97)
我生活的回声	(101)
论道德与不道德	(109)
尤内斯库	(117)
沃尔特·惠特曼	(133)
亨利·大卫·梭罗	(138)

货币的起源与发展	(147)
读与不读	(188)
粘鸟的树枝与反叛精神	(192)
让我们满足于三头新生的小象	(201)
讲故事者安德森	(209)
阿尔伯特·考瑟里的小说	(217)
稳如蜂鸟	(221)
谋杀者的时代	(235)
前 言	(237)
第一部 类似，近似，相似和反响	(243)
第二部 天使何时才能不像天使	(288)
尾 声	(338)

稳如蜂鸟

陆薇 译

译 序

在北京六月炎热的日子里，我终于完成了亨利·米勒的这本论文集——《穆如蜂鸟》的翻译工作。这是继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米勒全集的第一批作品（共十册，主要为小说）之后的第二批中的一部。译者曾于四年前与同事合译了他“殉色”三部曲中的一部——《关系》（后由出版社将译名改为《春梦之结》），前后也曾查阅了不少关于米勒的评论文章，阅读了他的一些自传体小说，以为自己对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翻译这本书的日日夜夜里，还是不断地有一些东西让我吃惊、感叹，进而更加佩服他非凡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对生活、艺术、社会等重大问题深刻的见解。他在本书的序言中问道：“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现在该说什么了呢？该给我贴什么样的标签了呢？”从一个译者对他的了解来看，我想他是一个无法为之随随便便贴上一个标签就完事的人。他的层面太多，提出的问题也太多，而这些问题又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透过这一篇篇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章，我们似乎看到了作家脸上那忧虑的神情，看到了他忧国忧民、忧人类的命运，特别是对当今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物质文明给道德、艺术、自然与人类自身带来

的无法弥补的破坏的忧虑与激愤之情。

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个集子中没有一篇有淫秽的内容”，它们“百分之百地合乎伦理”，但“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对于那些易受惊吓的读者来说与我早年在巴黎的那些阴暗、肮脏的经历一样，味道都不那么好”。我以为无论是荒诞不经的小说还是严肃的论文，作品的主题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围绕的始终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命运与处境的问题；无论文章写的是何种题材，其结论也都是一个：人类必须停止一切有损于社会、自然与自身的一切“发明”与“创造”（如工业化、核武器、对其他星球的探究，等等），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过一种像他所崇拜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这些人倡导的自由、朴素、自然的生活。

这本论文集里的文章是在 25 年多的时间中写成的。从类别上来讲，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作者对人生、艺术等问题理性的思考；第二类是艺术与艺术家评论；第三类是自传性文章；第四类是一篇长达两万六千多字的关于货币的起源与发展的论文。纵观这些文章，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这里的米勒与以禁书作者闻名的那个放荡不羁的米勒有着太多的不同。比如，在一系列对艺术家的评论文章中，他对自己所推崇的艺术家（如诗人惠特曼、洛特里阿蒙，戏剧家尤内斯库，小说家与作家迪朋、安德森、考瑟里等人）推崇备至。一方面，他为他们商业社会中贫困交加的生活境遇而不平、呐喊；另一方面，他又极为钦佩他们位卑、人穷但却时刻不忘作家的使命，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用自己手中的笔奋力唤起大众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忧患精神。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读者：不要在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人们一直

苦苦寻觅的“蜂蜜”其实很可能就在自己的眼前，只是人们视而不见罢了。唤起大众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这不正是一个富于道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典范吗？无论他的哲学思想被称之为是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存在主义，读完这个集子的读者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米勒绝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宿命论者。尽管在他的笔下世界是黑暗的地狱，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人自己一手造成的。只要人们认识到自己面临的灾难，身体力行地去改变它，人们还是能够“哪怕在自己灵魂的一角，开辟出一小块天堂”。这不正是希望所在吗？

翻译这个集子使我有幸从多个侧面认识了解了米勒这位“怪才”。他时而怒目圆睁，恨不得以雷霆万钧之势把他所憎恶的世界砸个粉碎（如在“人类的时刻”、“品饮：愤怒与光明之人”、“致大众的一封公开信”、“粘鸟的树枝与反叛精神”等文章中）；时而他又冷静、深邃，显示出哲人般的洞察力与预言力（如在“土地的儿女”、“论道德与不道德”、“读与不读”、“稳如蜂鸟”等文章中）；时而他柔情似水，忧郁缠绵（如在“初恋”一文中，这与他自传体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多么的不同！）；时而他又天南地北、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如在“货币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他对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民俗、地质、化学、考古、数学、生物等方面广博的知识和对货币深入的研究充分显示了他学者的风范）。这一方面使译者时刻感到面前荆棘丛丛，译事异常艰难，有时为了查阅原文中频繁使用的各学科术语及古怪的用典（各种语言的）常常不得不翻遍图书馆的各类相关的工具书；另一方面也一次又一次令译者为他的非凡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只上过三个月大学便退了学，在社会这所大学中“自学



成才”的人！这更坚定了我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无法为之贴标签的人。相信读者在读完这个集子之后也会对米勒有更新、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为我国读者推出了米勒的全集，使读者能够从各种题材与体裁的作品中看清他的“真面目”，而不会像当年给弗洛伊德贴上一个“性心理学家”的标签一样给他贴上个“性作家”的标签了事。也感谢该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两次探寻亨利·米勒心路历程的机会，让我在欣赏他文章的同时，深入思考了他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的、但至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悬而未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给予我的大力支持，还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化学院徐卡嘉同学的热心参与。

限于译者水平，书中难免有缺点与不妥之处，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1997年6月

序

在读这本收集了各种文章、书序、书评等作品的时候，读者不该忘记这些东西是在二十五年多的时间中写成的，而且它们也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它们竟能组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然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人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蜕化，但却永远也无法失去那原本自我。

重读这个集子让我几乎立刻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说我的生活观（你把它叫做生活哲学也罢）自写《北回归线》时有所改变的话，那么我对社会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我怀疑那些啃不了《北回归线》的人是否啃得动这本书。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对于那些易受惊吓的读者来说，与我早年在巴黎的那些阴暗、肮脏的经历一样，味道都不怎么好。

在这里，人们恐怕要给我的低品位重新创造一个称呼了。这里的文章没有一篇有淫秽内容。而且每篇都有头有尾，不管它是不是明显。甚至可以说还有根主线贯穿于其中，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虽然这种组合有些松散。

大部分文章的主题虽然是抨击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但

却百分之百的合乎伦理。它写的是一个美国人眼里的美国，不是西南部非洲的霍屯督人眼里的美国，而与美国相对应的、我所赞美的欧洲，原也是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欧洲。

那么，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现在该说什么了呢？该给我贴什么样的标签了呢？非美国的？我想这恐怕不合适，因为我比你们的美国味更浓，只不过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格格不入罢了，你们再想想，该怎样把我纳入传统？

早在19世纪末，惠特曼就对他的美国同胞这样预言过：“你们正在造就一个国家的疯子！”

当然，今天的整个世界都发疯了，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在这个大篷车里面了，而且总在最前面操纵着这辆车，开车前行，对不对？

整个这本书的主题是每一个个人的困境，这当然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困境，因为如果没有了个人，社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本书中我所描写的两个人物正代表了这种困境的实质：我指的是肯尼思·品钦，我们美国的诗人，和乔治·迪朋——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世界公民”。关于品钦的那篇文章是1947年写的，从那时到现在，他的状况就没什么改变，要有也是朝坏的方面改变。从1940年第一次见到他起，他就一直不停地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折磨着，在经历了几次大手术后，他目前仍然全身痛苦不止，而且由于体质敏感，他不能吃任何比阿司匹林作用更大的镇痛剂。虽然自我第一次写他之后他又出版了多部诗集、散文集，也为自己的书画了多幅封面，但他始终还没有被大众所认可。至于乔治·迪朋，他也一直是老样子，现在71岁的他还在新西兰的什么地方以做码头装卸工为生，这就是不肯向社会妥协的人的下场。我们也知道麦尔维尔、爱

伦·坡、哈肯·克里恩这些人的命运。他们还只是些最有名的，单子后面排着长长的一串名字。读着这些天才们所遭受的苦难，我们感到耻辱，印地安人被我们逼上了绝路，同样，我们中的这些真正有个性的人物，这些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在一开始就被判了死刑。与此同时，又涌现出了一大批机构，这些机构的头头们天生有一种扶助支持平庸之辈和凡夫俗子的才能。

是的，自《北回归线》以来，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要有改变也是变得更糟。玫瑰色的生活绝不是为艺术家们准备的，我所说的艺术家专指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他们还是被怀疑、被认定为是社会的威胁。那些向社会妥协的人，那些按规则比赛的人却受宠有加。除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些顺民们得到了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巨大的赞赏。

关于主题就说这些吧，现在再说说副题。我的想法是不要坐等情况会有所改变。人生活在现在，不管你的地位高低，只要你是个有创造性的人就要努力创造，不管将来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这就是你所能做的一切。不管你是否注意到，人总得相信自己。这个世界是一座带轮子的地狱，它是我们自己竭尽全力制造出来的，不是吗？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够在这座地狱里，哪怕只是在自己的灵魂一角，开辟出一小块天堂，虽然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当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已无立锥之地了，既无法站着，也无法坐着或躺下；当你的孩子营养不良、你年迈的父母被赶进养老院或毒气室的时候；当你发现不能说也不能写的时候；当你不能不承认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了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等待奇迹发生，要么就像蜂鸟一样在空中，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立。其实奇迹就像

蜂蜜一直在你的鼻子底下，你却由于忙于在别的地方寻找，而没有发现它。最可怕的事不是死亡，而是眼睛视而不见——对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的事实视而不见。

社会的语言就是顺从，而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语言则是自由。如果社会的成员对现实都视而不见，那么生活就一直会是一座地狱。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到另一种意识形态是徒劳的游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最让人忌讳的便是给他贴上标签，说自己是美国人、法国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我们首先是各自不同的人，注定要一起生活，在一个锅里搅和的人。有创造力的人首先是繁殖力很强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不会崩溃。如果无视他们的存在，压制他们，那么社会就会变成一堆机器的组合。

实际上，我们最不愿面对，最不愿去听或听见的事，不管它是废话、叛逆之言还是亵渎之言，恰恰正是那些我们必须好好注意的事，有时傻瓜的话对我们也有启示，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傻瓜，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说法。

正如弗里茨·冯·尤恩若所说：“我们离目的地还远着呢。”

人类的时刻

我跟沃克尔·温斯洛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经常讨论同一个话题——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那么简单易行，而又行之有效。沃克尔曾一度是匿名戒酒协会的会员。他有足够的机会去感悟团结的力量：仅仅是团结便能带来惊人的结果。那些酒鬼们自认为无药可救，但在跟他们同病相怜的人交流后，找到了重新振作的养料。既然如此，别的病人、瘾君子和社会的受害者会怎么样呢？（我指的是绝大多数的人。）事实上，我们不是同一条船上吗？有多少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在我们的朋友或者点头之交中，又有多少人我们能说“他是一只不受束缚的自由鸟”，甚至“他能做到自给自足”呢？

我将我们思想中基本部分总结如下：假定我们都认为自己并不是哪一个组织的成员，而是属于一个古老而又持久的团体，也惟有对它我们才能付以真诚——人性；假定当我们遇到越轨的行为时不是大声呵斥、嗤之以鼻，或舞文弄墨、使其陷入囹圄，而是予以同情和理解，去帮助别人而不保护自己；假定我们确信相互帮助是我们安全的惟一保障；假定我们撕破使



我们深受其苦的严密法网，编写一部任何痛苦的呻吟、求助的呼吁都不会被忽视的新法；那么人类帮助他人的欲望不是与作恶的欲望一样强烈甚至更加强烈吗？我们不正是因为背弃了这种天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州立组织、慈善组织的越俎代庖，而深受其苦吗？如果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困难的境地，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我们向别人求援，我们就会得到帮助，那么那些折磨我们的大多数的苦痛不就自动消失了吗？不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他人的忠诚和信任，才使得我们成为恐惧与焦躁的受害者吗？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之所以成为受害者，不正是因为我们超过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缺乏承认的勇气吗？

匿名戒酒协会的会员们经常作这样的祷告：“神赋予我们宁静的心境去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无比的勇气去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事物，超人的智慧去分别我们的所能与所不能。”

问题的关键似乎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我们经常互问：“我们真能帮助别人吗？如果能的话，怎么帮？”

耶稣在很久以前就对这个问题作了简单而又直接的回答。而今天我们更倾向于称之为佛教禅宗的处世方式。耶稣已经很明确地说过，事实上是训示过：一个人做事不要考虑结果如何，而要尽快地帮助向你求援的人，并且要尽你所能；如果你有斗篷就不要只给人外衣，能走两英里就不要只走一英里。在这训示中，有一条更为重要，那就是报恶以善。“不要抵抗邪恶。”

在耶稣所有的寓言中，贯穿了一条完整的思想：遇到麻烦时，对困难不要究根问底，不要尝试去平息它们，不要企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而是要用下意识的行动去证实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做自己份内的事，要相信上帝。



当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你要全心全意地帮他自助。耶稣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你对人付出你的所有，换句话说你的付出超出了别人的需求，你便在他人困难时帮助他恢复了自尊。你应该像满满的一杯水，真心真意地帮助别人，因为有了永不涸竭的精神水库，有了灵与灵的交流，困难的阴云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尽你所能无保留地去付出。不要审视别人或自己的动机，不要争论、耽搁，不要因为担心结果如何而犹豫不决，更不要寻求赞成、许可或回报。因为对个人有益的就会对整个社会有所裨益。你不需要对社会负责，你只要对上帝负责就行了。

正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想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只需实践一条简单的训示：“若想别人善待自己，就要首先善待别人。”我们不要信仰，不要崇拜，不要摩西十诫，不要礼节，不要教堂，不要任何形式的组织。我们不必等待更好的政府、法律、工作环境，更好的这个，更好的那个。无论你在哪里，从现在开始，不要考虑明天，我们不要关心俄罗斯、中国、印度，不要关心华盛顿，也不要关心邻近的县城、城市或州府，你应该关心你身边的事情。忘了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和其他所有的人。尽你所能做好你份内的事，不要管后果是什么。最关键的是，不要管别人是否效仿你。

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清楚和简单。也许太清楚，太简单了。任何人要努力实践这条真理需要有狮子的勇气，牛的倔强，蛇的狡黠，驴的单纯。无论如何，每个年代都有那么一些人使我们的社会不至于完全堕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力量总是使这些人默默无闻，而恰恰是他们启发了那些声名显赫的人